

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年，“葵颂——许江近作展”历经两个多月的展期，今日闭幕

他画葵十五载，也画出一个时代

本报记者 林梢青 通讯员 叶子越

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出生于1955年，小学时正处特殊时期，父亲一度无奈离家。曾经令孩子们骄傲的父亲，充满自责与歉疚——他无法再庇护他的孩子，也不再批评孩子了。

但只有一种情况，父亲依然要责备他——“在我写字写不好的时候，不认真的时候，他就会长叹一口气。”

而今看来，那一代父亲寄予孩子的“理想”要求实在不高，只是“毛笔字写得好一点，认真一点，不要老出错。”

出错就是不认真，这实际上是对为人的要求。一个认真的人，才会真正地心怀忧患，小到为自己负责，大到作为时代栋梁。

对于今天的中年人而言，这样的父亲并不陌生。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传统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尊崇的信条，是他们一生践行的道德理想，也是那一代孩子们的生命底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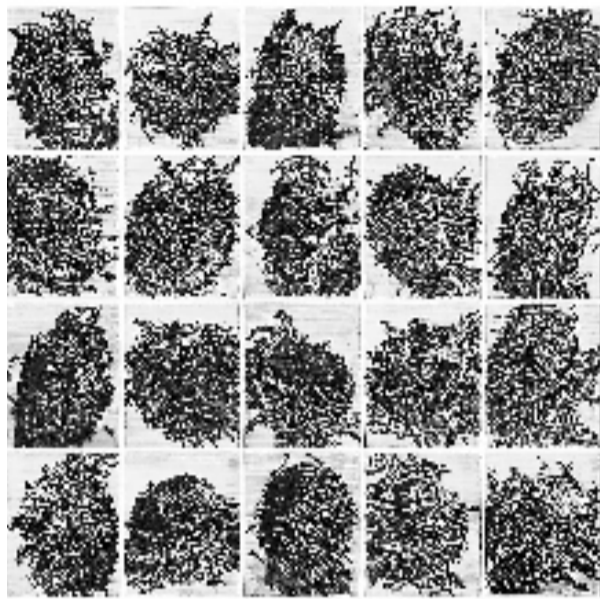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想起自己所画的画，所做的手，艺术也好，教育也好，许江总想起父亲。

2018年，许江画葵的第15个年头。

上海民生美术馆，他的近作展“葵颂”在经历两个多月的人来人往之后，即将于今日傍晚落幕。

美术馆将这个展览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年——这四十年，正是几代人一生的黄金时代。

已是这一年的岁末。前一日，江南开始下雪，气温接近零摄氏度。画葵的第16个年头即将开始，但犹如梅兰竹菊始终带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体味，当葵与人生相接，也是如此。



《葵园肖像》(局部)

火红广袤的葵园 标志一代人永不褪色的激情

这次展览很独特，从美术馆的四楼起始，顺着各个部分沿缓坡而下：

“怀沙”，以白砾石上的盘根铜雕系列，引领观者进入“感怀沃土”的情思；“野火”，以葵盘丰繁的肖像特写，解释改革开放如野火燎原的历史性特质；“蔓生”，以横卷预览的方式，构建一道铺陈而下、层叠延绵的俯望之境，指向我们被不断延展着的视界与心域；“铸炼”，以层峦叠嶂的巨幅油画，展示葵风阵阵、扑面而来的“东方葵”。

2003年8月，在土耳其马尔马拉海附近的小亚细亚高原上，许江看到了夕阳下那片广袤的葵园，钢浇铁铸一般与大地浑然一体。刹那之间，他的内心被打动，不仅看到了葵，也看到了一个自己，以及自己那一代人。

“我用葵来表达草木人心，葵盘的千回百转来表达我们这一代人所有精神的成长历程。但实际上葵也进入了我的生活，我用它来演变我的日常思考、我的精神活动，我的很多想法都在这里头显现出来。”

寻常人很难想象，葵是怎样融入在一个画家的生命里，既有深重的人生怀想，也有细腻的生活感悟。

这次展览最重要的作品《葵园肖像》，88个葵盘，令你想起88张纵深的脸庞。这个单元被命名为《野火》。

许江这一代人，在改革开放初年，犹如野火，正值青春，从底层慢慢点燃、聚集、成长，“用火红的葵头，为我逝去的岁月加冕，用永远的燃烧，标志一代人，永无褪色的激情。”

展览最后那一幕《葵颂》，“像灰烬与烈火一道重生”的中国葵园，足足1600支6米高的葵的雕塑，比此前多了足足一倍，在《亨德利：D大调第4小提琴奏鸣曲》的背景乐之下，燃烧升腾。它们以横葵如山、悬卧逐浪的多媒体装置面貌出现，犹如火红年代的现场，仿佛一代人燃烧理想的记忆。

许多人走到这里，流泪了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那一日，许江的母亲来观展，情不自禁唱起“向前向前向前”——那是她青年时代最熟悉的军歌，也是她最深刻的记忆。

他的葵带点苦味 那是一代人的沧桑和坚强

展览期间，有人问许江，人工智能已经会画画了，作为画家有什么感受？

他说，我一点都不担心，画画是讲究心灵的，我担心的是人的感受力下降。在东方式的绘画中，我们的心灵与万物相会，中国画的梅兰竹菊就是这个样子，其中看到的是万物，是一代代人的生命和悲欣。

这正是如今我们一次次再见葵，一次次为之动容的原因。

对于许江这代人来说，如果要以一物来发奋抒情，那就是葵，遭遇过最艰难的时光，也沐浴着最好的时代。他们在阳光下激情释放与生长，又有着如葵一般抱子结盘的责任担当，以一年一季的生命，带来年复一年的期盼和守望。

对80后而言，这也正是我们的父辈。

“我们这一代的人生和国家整个时代大变化的节拍重合。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幸运，我们把它叫做命运。我的葵都有一点苦味，充满沧桑，这种苦味源自哪里？源自我们这一代人心存忧患，但不会因此颓废沮丧，反而更珍惜现实人生。沧桑，而依然坚强。”许江说。

艺术家邱志杰曾说道，“许江的行动和思考的历程，为这四十年历史勾勒出某种集体肖像。那是一群心存忧患的倔强者的形象。上有暴雨骄阳，下有苍茫大地，在挺立与催折的张力之间，在思想与手工艺之间，在个体与家国之问，一群不休的追问者，不息的生存者。一群背负历史而独对天地的担当者。”

想起前不久的一次研讨会中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先生的一段话。他说，他喜爱的哲学家曾说过，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乐观主义者是我们的责任，世界向哪里去，和我们个人的举动有关系。艺术看似可有可无，却是改变人类命运的一个强大的武器。他向艺术表达了致敬，他说，如果没有艺术这种真气在里面流行，我们的宇宙也是死气沉沉的，也可能是其他的星球上有比我们更聪明的生命，但是未必有比我们更好的艺术。

今年国庆长假，许江在内蒙古大青山北武川境内，又见葵园。事后，他写了一首诗，还短信回复给发来新诗的画家何加林。

“十一长假，在内蒙古大青山北武川境内，又见葵园。园不大，千亩而已，却满目沧桑，正与十五年前土耳其荒园一般。情与境迁，心随时聚，于是乎不禁怀想。十五华年所历，如庄生晓梦，望帝春心，不可相待而蓦然眼前，心中不禁惘然。”



《葵颂》